

中国第一本全面解读《诗经》
动物的趣味读本

诗 经里的 那些动物

林赶秋◎著
[日本] 橘国雄◎插画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神奇 世界里的 那些动物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诗 经里的 那些动物

林赶秋◎著

[日本] 橘国雄◎插画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里的那些动物/林赶秋著. —重庆:重庆大
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24-5493-9

I. ①诗… II. ①林…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②动物
志—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22②Q958.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0342 号

诗经里的那些动物

ShiJingLi De NaXie DongWu

林赶秋 著

策划编辑:陈 进

责任编辑:李定群 李桂英 版式设计:陈 进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9.375 字数:244 千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5493-9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万里碧霄终一去

冉云飞

欣赏诗歌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言人人殊的事。白居易教导我们说，诗歌要老妪能解，可是他的一些好诗老大妈也是读不懂的。写过诗的人都知道，但凡欲自立门派、自倡诗论的人，总是要来点离经叛道、出其不意，有时难免有为反叛而反叛的嫌疑，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事实上连白居易本人也未必遵守老妪能解的定则，但他这话的客观效果却是，令当世或者后代为此聚讼不已，从而使自己声名大噪。

《诗经》虽然采自民间，但当时的老大妈是否都能解呢？怕也未必。老大妈能解这个对待诗歌的标准，在 1949 年后被无端放大——因为老大妈被天然地视为人民——使得今日许多人一看到新诗就头疼，其判决书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并打了大红叉：读不懂。不懂当然有老大妈自身的原因，姑且略过不表。只是一些诗人为了陌生化效果，为了语言的排列组合而自创新意，这也不能一概否决。但如果仅有形式上的花哨而无内容上的动人心怀，怕是再有文化的老大妈也不耐烦去读，焦大不爱林妹妹恐怕



不只是社会学问题。

但话说转来，要体味古人的诗作，非具备动植物、天文历法、职官称谓等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的知识不可。你若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星座位置都成问题，因为“天狼星”在猎户座的东南方而非西北方。但当你将它的隐喻连在一起，如射天狼隐喻为抗西夏，就像屈原最早用在《东君》里的“举长矢兮射天狼”是隐喻灭秦之志一样，那么方位感的错误就被隐喻给替代了，科学让位给了艺术。如果我们读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碰着“虺蜮”，对于不求甚解者当然不是问题。但遇着较真者则大有困惑，因为古人对此莫衷一是，阐释滋繁，不过你只要了解弹涂鱼的习性，再仔细加以对照，就可以解释“蜮”为何有含沙射影的作用。想起几年前有人将“七月流火”解释为暑热，意思完全相反，大概也是对古诗包括《诗经》中的天文历法了解太少所致。

孔夫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仿佛诗歌是一种万能打药，吃下它便成了百科全书。可令人吊诡的是，现在刚好相反，你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才可以将《诗经》读懂，至于是否能琢磨出诗味，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孔子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诗歌，中意诗歌的博物学作用。而现在你不仅要懂些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还最好成为一个业余的动植物学家，才有可能对《诗经》的了解达到登堂入室的境地。孔子虽是名师，但做他的学生要想有点成就也大不易，学生三千，贤人仅只七十二人，四十比一的“合格率”，其残酷堪比如今的应试教育。虽然“近来世事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但我还是得承认孔子的一些见解，的确远高于后世那些跟屁虫一样的阐释者。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样决绝的话，把古代的知识分子推到一个没有退路的绝境。即便你对知识抱有罗素意义上的纯然热爱，求知的渴望达到了对未知世界加以喜爱的地步，也无法完全做到什么事都知道。立下这样的高标，使求知者步入人才济济的“耻辱”殿堂就是必然的。儒家的一些大人物喜欢把话说得非常满，自己做不到，但可以限制别人去做，



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成功，比如“存天理、灭人欲”。把自己搞废了不说，似乎把全体人民群众都搞废，变成了他们的终极理想。对于喜欢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苏格拉底和蒙田，他们有可能被儒家送进庠序里接受“三百千千”的再教育。

我不是白居易的追随者，也不认为老大妈看得懂是所有写诗者的动力。休谟说趣味无争辩，从消极意义上看，这是诗歌欣赏的最佳排除法。趣味的确是个众口难调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人民都喜欢一首诗，争嗜一道菜，而别无分号的窘境，只能为此感到悲哀和恐惧。古人用关雎来象征后妃之德，虽然这个解释在我看来很无趣，但也可聊备一说。不过你用这一说，来束缚我对这句诗的理解，并且认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阐释，还要拿这答案来考试，这便是我反对你的因由。

我惊叹于年轻的林赶秋兄，在如今这浮嚣的世事里，如此淡定坚执，他特出的艺术赏鉴能力和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本书里可谓相得益彰。他在说到苍蝇时对周作人的不同意见，尤其令我欣赏。老杜准备从外地回成都草堂的时候写道：“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这不是可以拿来形容一直息隐都江堰的林赶秋吗？说到“息机”成隐，韩偓《欲明》一诗又说“忍苦可能遭鬼笑，息机应免致鸥猜”，让我想起李商隐的“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这些动物都是拿来人开心的，状喻人事的替代品。说到底，人毕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物种，这样你才好理解《诗经》里动物所具备的人事意味了。柏拉图在《政治家》中说：“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要证明任何真正重要的事物而不使用例证很难。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不只是赋比兴的诗歌手法，使得诗人们频繁使用动植物来比喻人事，而且柏拉图上面这段话，只要置换主语便可在议论《诗经》里的动植物时合体成立。

2009年春夏之交于成都

自序

无论你是冲着《诗经》翻开这本书，还是因为喜欢动物，或者只是好奇于《诗经》里的动物与自己见识、接触过的走陆飞空潜水的虫鱼鸟兽究竟有何同异之处，你的举动都是有益的、有意义的。

当你无暇顾及文学的时候，你多半在忙于工作、忙于社交、忙于娱乐，而这一切忙碌的终极目标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最优质的生活无非就是“诗意地栖居”，人们不再愁吃愁穿、担心失业，不再为了养车供房而牺牲尊严和健康，朝朝暮暮与鲜活的动植物、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和平共处，和爱人、亲人、友人一起慢慢变老。

书籍也会随之从“超必需品”变成日常不可或缺之物，懂得享受阅读、身体放松、心态宽容的你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萨特《七十岁自画像》），是一个“非动物和超动物”（尼采《强力意志》）；“人的身体把我们与哺乳动物联系在一起，并且表现出早期进化阶段的很多遗迹，这些遗迹甚至可以追溯到爬行动物时期。与此相同，人的心理也是进化的产物，当我们追寻到它的起源时，它便显示出无数古代的



特征。”（荣格《寻找灵魂的现代人》）影响深远的文化元典《诗经》为此提供了许多语感流畅、意境优美的例证，而且是在毫无预谋的情况之下，一如莺飞草长并不是为了博得红男绿女的赞赏。

从古到今，动物总是和人休戚与共，我们之间有互相伤害的时候，也有亲密接触、彼此依存的时候。一位北美印第安人如是说：“我们知道动物做些什么，海狸、熊、蛙和其他动物需要什么，因为很久以前人已经和它们结了婚，并从动物妻子那里获得了这种知识……白人到这个国家时间很短，对动物了解很少。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千年，而且很久以前就受到动物的亲自开导。白人把什么事情都记在本子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但我们的祖先和动物结了婚，学习了它们的习俗，并一代一代把知识传了下来。”（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虽然这种信仰常常只在图腾观念里、神话故事中表现出来，但无可置疑的是：人和动物之间始终保持着非同小可的关系，尤其是在面对相同的自然灾害的紧要关头。

刚刚过去不久的汶川大地震之中曾涌现了不少的英雄动物，它们帮助、激励了人类，带给了我别样的感动：它们机警，地震前的那一刻，冲进房门扯着人的裤管将人往外拉，8位民警得以获救；它们感恩，有战士隔着河给它扔食物，在它获救后，它就认定了这个恩人；它们仗义，太婆被困196小时，期间它们不停舔着她干裂的嘴唇；它们神奇，有谁能想象，一头猪被困废墟下竟靠吃木炭熬了36天而后生还……

当然，大多数时候动物们也会和人类共处盛世、分享太平。春秋时郯国的祖先少皞登基即位之时，就有凤鸟莅临他的践祚大典。后来，他竟因此一律移用鸟名来作为自己朝廷的官名。这本戈戈小册即是从此说起，希望以独特的视角、超文体的表达兼顾着文学性、学术性与趣味性，构建出一个以《诗经》及其中的鸟兽虫鱼为主题的、有古今中外的显人晦士参与的、不乏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的知识园林。

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我有可能比你抢先一步体验到了残酷现实的



诗意内核、玩味出了《诗经》的和谐之美，就像《列子》里那个负暄献曝的田夫，我忍不住想把我的体会细细告诉你，与你分享韵律中定格的喜怒哀乐、哀乐中洋溢的腥香生猛。

就在你打开这本书的一刹那，你就已经穿越了时空、远离了俗务；随着目光游历于字里行间，你的神形便会渐渐融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鸟语花香之中……

目 录

001	绪论
005	鳩
028	睨睨黄鸟
037	萧萧马鸣
047	螽之羽
054	跃跃兔
059	潜有多鱼
078	灵鹊兆喜
081	雀无角
084	猫和老鼠
089	沉默的羔羊
098	呦呦鹿鸣
099	狗吠非礼
104	壹发五猪
107	燕燕



- 111 鸡唱东方明
118 鸿雁
123 狐狸
126 暴虎
131 莫黑匪乌
135 象牙
138 圣人鹑居
142 螭首蛾眉
147 对牛弹琴
151 肃肃鸛行
155 鳧鷖在沙
161 蝇营
165 狼跋
168 蟋蟀促织
172 君子豹变
174 歆彼晨风
177 振鹭
181 鸛鹑
185 寄蜉蝣于天地
188 鸛鹑淘河
191 《七月》物候历
197 《东山》动物群像
205 兄弟如脊令
208 鰕螯
212 隼飞戾天
215 鹤鸣九皋
218 《斯干》的飞动



224	蜴与鼃
225	螟蛉子
237	交交桑扈
237	匪雕匪鸢
239	蝥贼
243	雄者为鸳雌为鸯
246	猱升木
249	鸛占鹤梁
252	肇允桃虫
255	四灵
274	《诗经》里的疑似动物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1	后记

绪 论

根据《庄子·天下》篇的意见,先秦时期给后代主要留下了三笔文化遗产:一是“旧法、世传之史”,心心相印,口口相传;二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形诸文字,载诸竹帛;三是“百家之学”,是对前二者的总结与批判。三者互相渗透、融会以后便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地球文明的翘楚,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继《书》《春秋》而作《史记》的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这种记录用的是艺术家的刀笔,而非科学家的扫描,遵循的是一种情感逻辑,运用类比(analogy)与认同(identity)这两大虚构性原理将自然同化为人类形式,其目的是“达意”(孔子语),亦即《书》记虞舜所谓“言志”。《诗义》的作者王安石也讲:“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那么古诗怎样用牝牡之禽、雌雄之兽来表达男人的意、女子的志呢?简而言之,不外乎“赋”“比”“兴”。例如《小雅·鹤鸣》本是一首再纯粹不过的风景诗,作者从“鹤”开头写到“他山之石”收尾只用赋体一路敷陈开来,既言园林之美,又抒游园之乐。百家之一的荀子却认为“鹤



鸣”云云是比喻并兴起“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此正所谓“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换个角度说，字面一致的意象之象（“鹤鸣”）通过各异的叙述技法（比兴/赋）写出就能表达悬殊的意象之意（游园之乐/君子隐而显），这实际上取决于意象之象的多义性；同样是“鹤鸣”，在用赋的作者看来，它只是美景的构件；在运用比兴的作者看来，它却成了美德的象征。

《诗》三百余篇提及有名的动物一百余种，在自然界它们各有各的本性，一旦入诗，诗人还会移一部分人的情感附加给它们，濠梁辩论中庄子称“鱼乐”就很有移情的嫌疑。然而移情依然要讲分寸，倘若指鹿为马、认乌作鹊，与人事拟于不伦，就难免落下笑柄。好在这种纰漏一般出自读者的另类——阐释者（注疏家、训诂家），而非作者。例如《诗》的权威注本《毛传》，不明白鲋在春季交尾时为了吸引异性会产生“赆尾”现象，便想当然地说什么“鱼劳则尾赤”（清人周悦让认为赤宜训如秃），于是一着错导致全盘输，再加上后代注家的盲从，《周南·汝坟》作为性爱诗的原貌真相便因此湮没了千年之久。我们早该蔑视这种盲从，“本来自由应当使人超出动物，可实际上人却比动物还要低下，因为他更易于顺从。除了屈服于暴力之外，再没有比盲从更危险的事情了。盲从或者表现为对物（如对舒适和奢侈）的依赖或者表现为对观念的依赖。人控制物比控制观念更容易，因此对观念的盲从就更加愚蠢和更应遭到蔑视。”（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但这种传讹的盲从里面到底有没有害怕玷污孔子所谓“事父”“事君”的诗教的动机呢？抑或说这种误解是不是故意的或别有用心呢？旷代隔世的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易而知，甚至不必而知。

孔子常常要求他的儿子、弟子“学夫诗”，因为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钟嵘《诗品·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正是在解释后两句），再不济也能“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其实，如果“识”不准这些用来比人兴事的鸟兽虫鱼的习性，又怎能“观”出间杂着牝牡雌雄的韵